

**TIME
LIFE**

HISTORY OF THE WORLD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人类文明史图鉴

灾难的年代

公元1300年—1400年

百年战争 / 奥斯曼帝国的兴起 / 中亚的暴乱 / 中国的鼎盛朝代 / 非洲帝国



人类文明史图鉴

灾难的年代

公元 1300 年 — 14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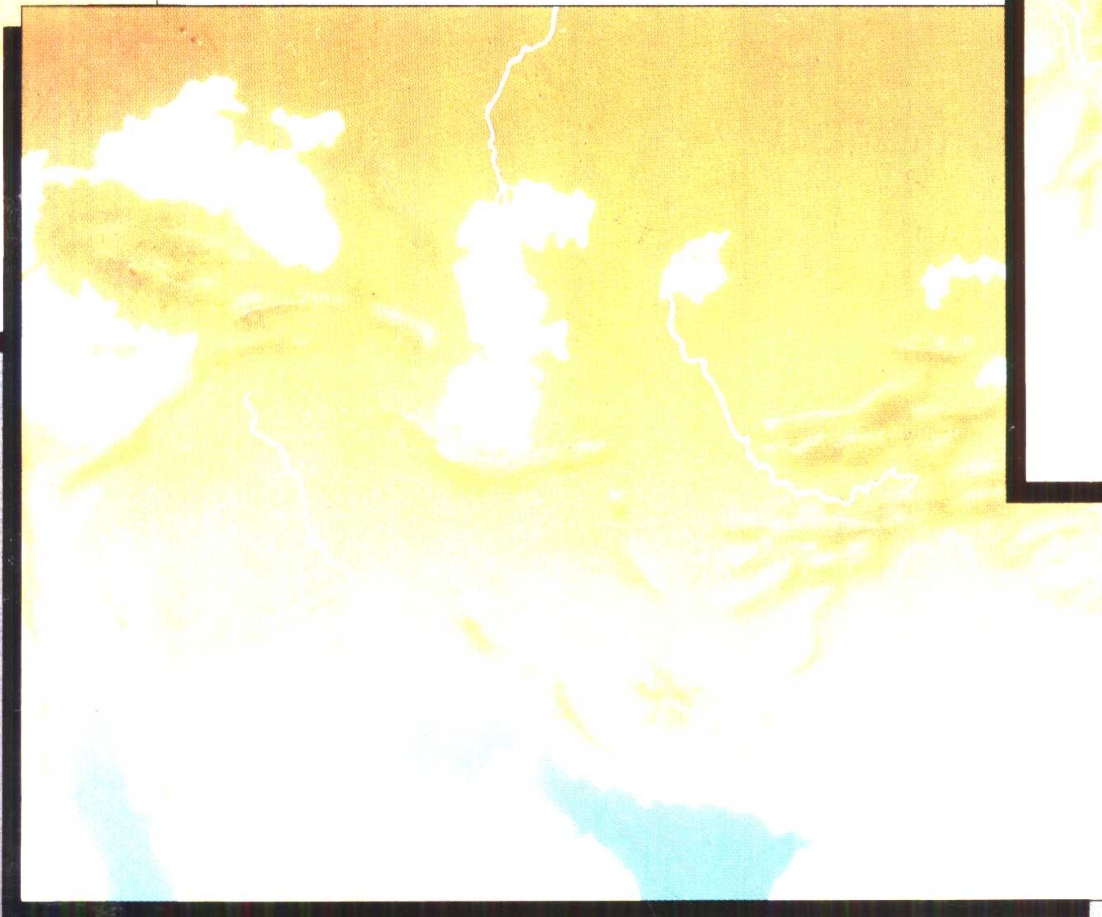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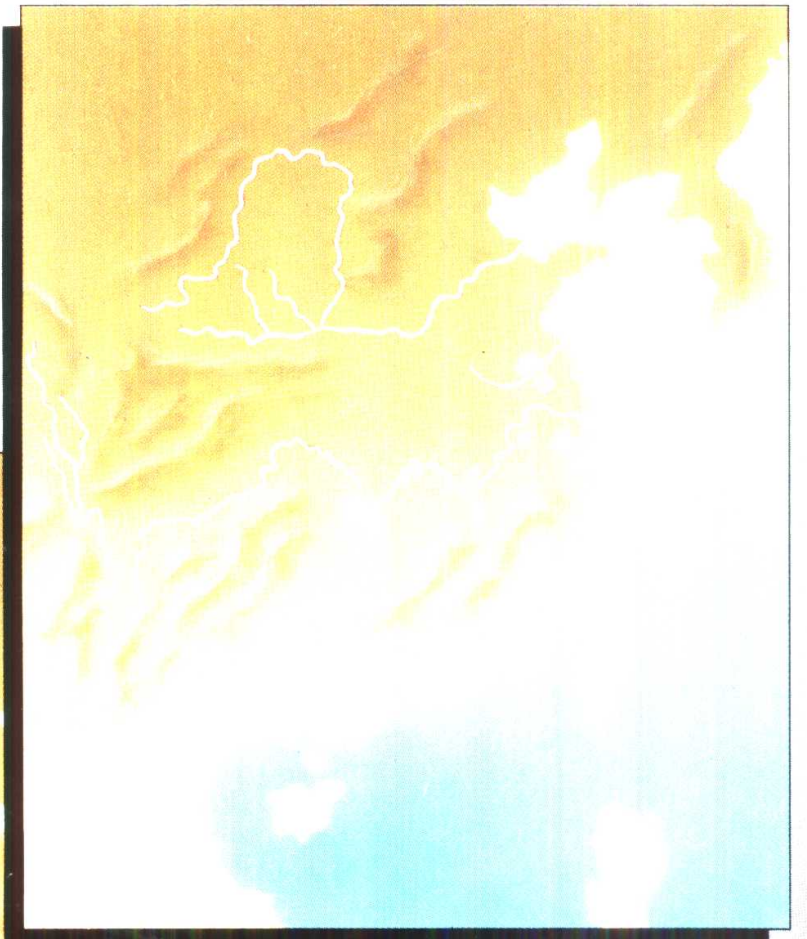
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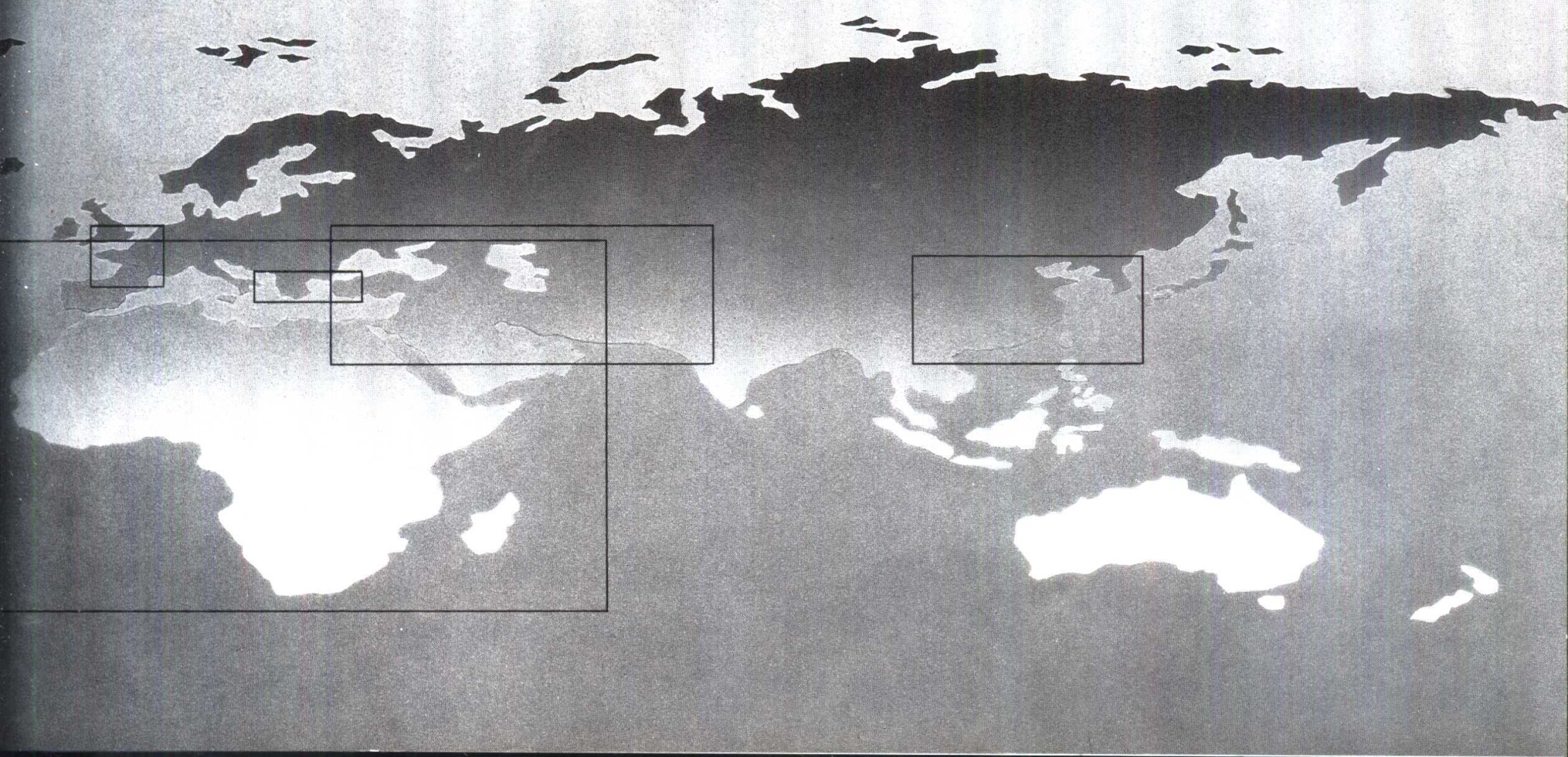
非洲



中国



中亚



人类文明史图鉴

灾难的年代

公元 1300 年 — 1400 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总编(欧洲): 苏·乔安娜
欧洲部执行编辑: 吉里安·穆尔
策划部主任: 埃德·斯凯纳尔
策划部主任助理: 玛丽·斯塔普尔斯
研究主任: 亚尼萨·克莱默
副主编: 伊尔斯·格雷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编辑: 托尼·阿兰

《灾难的年代》编务:

编辑: 查尔斯·鲍尔
策划: 莱恩·布朗
研究人员: 卡罗琳·阿尔考克, 苏茜·道森
副编辑: 克里斯汀·诺伯、弗兰西斯·迪克森
策划助理: 蕾切尔·吉布森
编辑助理: 摩利·萨瑟兰
图片部管理: 帕特里夏·穆雷
图片统筹: 阿曼达·辛德利
编辑制作主任: 莫林·凯利
制作助理: 萨曼沙·希尔
编辑部: 塞雷沙·约翰, 德博拉·莱利奥特

本卷顾问

概论:

吉奥弗雷·帕克, 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
克里斯托弗·贝利, 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现代印度史高级讲师

西欧部分:

克里斯托弗·吉文·威尔逊, 圣安德鲁斯大学中世纪史讲师

东欧及小亚细亚部分:

罗伯米特·厄尔文, 《中古时代的中东》作者

中亚部分:

大卫·摩根,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近中东史讲师

中国部分:

丹尼斯·特威切特, 格顿·吴, 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研究教授

非洲部分:

巴西尔·戴维森, 30 多部关于非洲的著作作者, 其中有《历史上的非洲与非洲: 一个大洲的历史》

特约撰稿人:

文德斯·科尔顿, 斯蒂芬·道恩斯, 艾伦·加尔福德, 罗伯特·厄尔文, 德博拉·汤普森(文献), 大卫·尼科尔, 斯蒂芬·罗格斯(研究)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拉莫·赛恩(波恩), 玛丽亚·文森莎·阿劳西(巴黎), 安·纳坦森(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简·沃尔(马德里), 费利克斯·罗森塔尔(莫斯科), 安·怀斯(罗马), 迪克·贝里(东京)

中文译者:

佟陆离

责任编辑:

谷艳秋

目录

短论:黑死病的猖獗 8

1 百年战争 17

2 奥斯曼帝国的兴起 47

3 中亚的暴乱 71

短论:绿色安宁的地方 99

4 中国的鼎盛时代 109

短论:尚武的消遣 133

5 非洲帝国 143

大事年表 166

索引 168

参考文献 172

黑死病的猖獗

14 世纪整个世界遭受了一连串毁灭性的打击，人类自身的邪恶行为所导致的神学上的因果报应似乎是对此惟一合理的解释。在公元前 25 年里，亚洲遭到了连年的洪水、地震、饥荒和旱灾；在欧洲，自从 1250 年开始气候变得寒冷而潮湿，粮食歉收，无数居民在饥饿与疾病中挣扎。更糟糕的还在后面。从远东传来一种史无前例的剧毒的疾病，在 1346 年到 1352 年期间，这种疾病至少夺去了欧洲 1/3 人口的生命。这就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死亡狂潮——黑死病。

黑死病的表现形式有三种，都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肺炎鼠疫袭击人的肺部；败血病鼠疫感染血液组织；第三种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淋巴腺鼠疫，其名由鸡蛋形状的肿块而来，被称为“淋巴”。患者在患病的初期阶段颈部、腋窝或腹股沟处会出现肿块，随之而来的是高烧和神志不清。那些体格健壮的人活得时间长一些，也会经历最为痛苦的淋巴爆裂阶段。总而言之，死亡是摆脱痛苦的惟一方法。

一些贤人将感染的原因归咎为星体的运动、空气中尸体腐烂的味道或者接触了被感染的身体或衣服。有的甚至认为仅仅被病人瞥了一眼也会致命。而



真正的罪魁祸首——当时寄生于许多家庭里的黑老鼠和它们身上感染了鼠疫菌的跳蚤却长期不为人们所认识。当老鼠死后，跳蚤就会转到人身上，吸取血液，导致疾病的蔓延。

黑死病最初出现在蒙古的戈壁沙漠上。13 世纪 20 年代末，一场流行性疾病在啮齿类动物中爆发，周围的蒙古游牧民族成了第一批受害者，他们将病菌传遍其辽阔的帝国。从中国向西方运送丝绸和毛皮的商道“丝绸之路”成了传播疾病的通道，整个中亚都被传染了。到了 1345 年，伏尔加河上的阿斯特拉汗和黑海上的卡法由于受未捆包的毛皮上跳下的跳蚤的传染，都患上了黑死病。

黑海是中国方向陆路交通的终点，

又是通往欧洲的水路交通的起点。到了 1347 年末，意大利的商船将病毒传到了地中海的各个港口，又从那里迅速蔓延到法国的大西洋海岸。英国为它所进口的波尔多葡萄酒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年之内，黑死病就随着红葡萄酒进入到英伦三岛。到了 1352 年，病菌已扩散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德国、波兰，最后来到了俄罗斯。从它最初进入欧洲的四年时间里，便夺去了两千万人的生命。

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所著的《十日谈》就是一部由一群躲避瘟疫的人讲述的故事集，故事发生在名城佛罗伦萨，讲述了幸存者的各种反应。有的人只想着如何保全自己的性命，他们惟一的念头就是“远离得病的人和他们的物品”；有的人在放荡的欢娱中寻求解脱，“他们夜以继日地穿梭于各个酒馆，毫无节制地痛饮狂宴”；另一种比较平和的反应是继续过正常的生活，只是比较谨慎，身上带着花束。“用花香安抚大脑，尤其因为空气中满是尸体腐烂、疾病和药物所发出的恶臭。”

医生们开出了各种神秘的药方，里面有草药和其他一些成分，如贮藏 10 年的蜂蜜和切成段的蛇。如果外科医生给一位患者放血的话，会发现血又浓又黑。有时上面还覆盖着一层绿色的泡

沫。只有教士们能够提供一些安慰、告解,据信这些至少可以保证来生免受这种折磨。

少数一些地方采取了预防措施,结果十分有效。米兰的统治者在刚一发现有传染苗头时便下令建造房屋,将患者和健康人分离开。德国的纽伦堡也实行一套严格的公共卫生计划,其中包括铺平、清洁街道,清除垃圾废物等;鼓励搞好个人卫生,对许多人来说这还不是个全新的概念;甚至有些工人的工资是用清洁后的货币来支付的。由于采取了这些努力,米兰和纽伦堡是欧洲主要城市中死亡率最低的两个。

黑死病所造成的劫难到了13世纪50年代便过了其顶峰时期,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仍时有爆发,而瘟疫在欧洲大陆一直延续到18世纪初。人口的大幅度下降改变了人与资源的关系。由于劳动力的匮乏,剩余的劳动者可以要求高工资;土地和农产品的价格也由于需求的减少而降低。一位英国史学家记载道:“一个人可以用六先令八便士买来一匹价值四十先令的马。”政府试图低工资的行为导致了普遍的反对。在英国,劳动者对自身新的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导致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37页)。类似的暴动在其他一些欧洲

国家也发生过。

对待宗教的态度也有所转变。在瘟疫肆虐的年代里,圣职人员总体上也暴露出人性所共有的弱点。另一方面,死亡的恐惧使人类的思想集中于来生,因而导致个人信仰的增强。神秘主义的祭祀活动十分流行,而在宗教艺术中,死神的形象——经常被描绘成一个贪婪的骷髅领着活人走向坟墓——成了频繁出现的主题。死者在墓碑上被雕刻成形容槁枯、受尽折磨的样子,作为黑死病所造成的惨痛的社会和心理伤痕的永久见证。

被称为黑死病的淋巴腺鼠疫沿着陆路和水路通道从中亚向西蔓延,进入中东、北非和欧洲。其传导者是货物中寄生的老鼠和跳蚤。除了少数如米兰等城市受影响较轻微之外,许多地方被扫荡一空。仅在欧洲就有1/3的人丧生。在沿地中海岸切入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杀出一条血腥之路后,瘟疫蔓延的路线划了近乎一个圆圈,从北欧又折过头来向东而去。







1349年夏天，法国保护下的佛兰芒纺织城市图纳伊，黑死病死亡的速度比挖坟还快，死者只好被运至城墙外匆匆挖好的墓地掩埋。这幅图选自当地主教吉尔·李·穆斯特所编的年刊，展示了当时图纳伊的死者至少还可以享受用棺材埋葬的奢侈待遇。随着黑死病死亡人数的急剧增加，一些地方只好用推车来清除尸体，将他们集体掩埋。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后来这样描述人们对死亡的悲剧已麻木不仁：“他们的葬礼上没有泪水，没有烛光，也没有哀悼的人群。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死了一个人比今天死了一只山羊还微不足道。”





一群身着统一服装的宗教信徒，肩上扛着皮鞭，跟在他们宣誓效忠的教团首领身后，来到教堂或集市广场上，在敬畏的旁观者面前将衣服剥至腰部，用嵌有铁钉的皮鞭疯狂地抽打自己的身体。这种自我鞭笞的行为目的是为人类的罪行赎罪，据信可以驱走黑死病。每个教团的几百名成员有男有女，有穷有富，他们禁止洗澡、刮脸、换衣服，异性之间严格分离。鞭笞于1348年在德国十分风行，最初为教会所允许。但到了1349年则被禁止，因为教皇发现教团首领对神权的要求过高。





基督徒面带残酷的满足的表情，看着犹太人在柴堆里被活活烧死。他们与麻风病人、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信仰者一同被教会定为基督的敌人，加上他们所从事的高利贷生意使他们为人憎恨，因而成了这场瘟疫的替罪羊，在全欧洲被无情地屠杀。最普遍的罪名是他们蓄意污染了公众水井。事实上，他们在这场大难中的死亡人数与基督徒一样多，但这丝毫不能影响公众的偏见或减弱疯狂的情绪。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和一些统治者对这种恐怖的屠杀行为加以谴责，但直到1351年杀戮仍在疯狂地进行，当时黑死病已呈减弱趋势。

